

那不勒斯四部曲

L'AMICA
GENIALE

Elena Ferrante

我的天才女友

[意大利] 埃莱娜·费兰特 / 著
陈英 /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L'AMICA

GENIALE

Elena Ferrante

我的天才女友

〔意大利〕埃莱娜·费兰特 / 著

陈英 /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01-2016-5216 号

L'AMICA GENIALE

by Elena Ferrante
© 2011 by Edizioni e/o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天才女友/(意)埃莱娜·费兰特著;陈英译.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(那不勒斯四部曲)
ISBN 978-7-02-012013-0

I. ①我… II. ①埃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意大利-现代 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22043 号

责任编辑:甘 慧 彭 伦 潘爱娟
封面设计:吉 洋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190 千字
开 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
印 张 10.5
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2013-0
定 价 42.00 元

上帝：是的，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，
我从来都没有仇恨过你的同类，
以及那些不顺从我的人，
讽刺——是我最不讨厌的行为，
人类最容易气馁，他们很快就会
进入永恒的睡眠。
因此我很乐意给他们找个同伴，
充当魔鬼的角色，刺激他们。

——歌德《浮士德》

童年与青春期

人物表

◆ 赛鲁罗一家（鞋匠的家人）

费尔南多·赛鲁罗：鞋匠。

农齐亚·赛鲁罗：莉拉的母亲。

拉法埃拉·赛鲁罗：所有人都叫她莉娜，只有埃莱娜叫她莉拉。

里诺·赛鲁罗：莉拉的大哥，也是鞋匠。

莉拉的几个孩子中，有一个儿子也叫里诺。

其他孩子。

◆ 格雷科一家（看门人的家人）：

埃莱娜·格雷科：也叫莱农奇娅，或者莱诺，家里的长女。后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：佩佩、詹尼和埃莉莎。

埃莱娜的父亲：在市政府做门房。

母亲：家庭主妇。

◆ 卡拉奇一家（堂·阿奇勒的家人）

堂·阿奇勒·卡拉奇：童话中吃人的怪兽。

玛丽亚·卡拉奇：堂·阿奇勒的妻子。

斯特凡诺·卡拉奇：堂·阿奇勒的儿子，肉食店经营者。

皮诺奇娅和阿方索：堂·阿奇勒的其他孩子。

◆ 佩卢索一家（木匠的家人）

阿尔弗雷多·佩卢索：木匠。

朱塞平娜·佩卢索：阿尔弗雷多的妻子。

帕斯卡莱·佩卢索：也叫帕斯卡，阿尔弗雷多和朱塞平娜的长子，泥瓦匠。

卡梅拉·佩卢索：也叫卡门，帕斯卡莱的妹妹，杂货店售货员。

其他孩子。

◆ 卡普乔一家（疯寡妇的家人）

梅丽娜：莉拉母亲的一个亲戚，是个疯寡妇。

梅丽娜的丈夫：菜市场卸货工。

艾达·卡普乔：梅丽娜的女儿。

安东尼奥·卡普乔：艾达的弟弟，技工。

其他孩子。

◆ **萨拉托雷一家**（铁路职工——诗人的家人）

多纳托·萨拉托雷：检票员。

莉迪亚·萨拉托雷：多纳托的妻子。

尼诺·萨拉托雷：多纳托和莉迪亚的大儿子。

玛丽莎·萨拉托雷：多纳托和莉迪亚的女儿。

皮诺、克莱利亚以及西罗：多纳托和莉迪亚的其他孩子。

◆ **斯坎诺一家**（卖蔬菜水果的一家人）

尼科拉·斯坎诺：卖蔬菜水果的男人。

阿孙塔·斯坎诺：尼科拉的妻子。

恩佐·斯坎诺：尼科拉和阿孙塔的儿子，也是卖蔬菜水果的。
其他孩子。

◆ **索拉拉一家**（他们家有一家酒吧兼点心房）

西尔维奥·索拉拉：酒吧和点心房的主人。

曼努埃拉·索拉拉：西尔维奥的妻子。

马尔切洛和米凯莱：西尔维奥和曼努埃拉的儿子。

◆ **斯帕纽洛一家**（糕点师傅的家人）

斯帕纽洛先生：索拉拉酒吧和点心房的糕点师傅。

罗莎·斯帕纽洛：糕点师傅的妻子

吉耀拉·斯帕纽洛：糕点师傅的女儿。

其他孩子。

◆ **吉诺**：药剂师的儿子。

◆ **几位老师**

费拉罗：小学男老师，兼任图书馆管理员。

奥利维耶罗：小学女老师。

杰拉切：中学男老师。

加利亚尼：中学女老师。

◆ **内拉·因卡尔多**：奥利维耶罗老师的表姐，住在伊斯基亚岛。

目 录

人物表

1 引子
抹去所有痕迹

9 童年
堂·阿奇勒的故事

71 青春期
鞋子的故事

引子

！抹去所有痕迹！

今天早上里诺来电话了。我以为他又要向我要钱，我准备好了拒绝他，但他打电话却是另外一个原因：他母亲失踪了。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两周前。”

“那你现在才给我打电话？”

尽管我没有生气，也没有愤怒或者被冒犯的感觉，只是有一丝讽刺，但我的语气还是让他感觉到了敌意。他试图反驳，用夹杂着那不勒斯方言的意大利语解释，但显得很拙劣、尴尬。他说，他很确信他母亲这次还是像往常一样，在那不勒斯城里晃荡。

“晚上也不回去吗？”

“你是了解她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可是两个星期不回家，你觉得这正常么？”

“是不正常。埃莱娜，你有些日子没见到她了，她的情况更糟了：她从来不睡觉，从家里出去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无论如何，他开始担心了。他问了所有人，去所有医院问了一圈，最后甚至去了警察局，没有任何消息，还是没找到他母亲。多好的儿子！一个壮实的四十多岁的男人，一直没有正经工作，每天不过是坑蒙拐骗、虚度光阴罢了。我都能想得出，他找他母亲是多么用心。扯淡！他根本没脑子，他心里只有自己。

“她没在你那里吧？”他突然问我。

他母亲在都灵？他对情况了如指掌，只是说说而已。的确，

他自己喜欢旅行，我没有邀请他，他到我家里来过十几次了。他母亲才是我热情欢迎的人，但她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那不勒斯。我答道：

“不，她不在我这里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

“里诺，别这样。我告诉你了，她不在这里。”

“那她去哪里了？”

他哭了起来，我耐着性子，让他把绝望和痛苦都展示出来。他开始假装啜泣，后来是真哭了。等他哭完，我对他说：

“拜托了。这次你要按她希望的那样：不要再找她了。”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刚才我对你说的，找她也没用，你要学会自己生活，还有，别再给我打电话了。”

我挂了电话。

- 2 -

里诺的母亲名叫拉法埃拉·赛鲁罗，大家都叫她莉娜，除了我。这两个名字我从来都没叫过，六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叫她莉拉。我要是突然叫她莉娜，或是拉法埃拉，她会觉得我们之间的友谊走到了尽头。

三十多年前，她就告诉我她想消失，不留任何痕迹。只有我知道她想表达什么。她从来都没想过逃离；从来没想到改变身份，在别处重新开始生活；她从来没想到自杀，因为一想到里诺

不得不处理她的尸体，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她的目标不是这些，而是别的：她想从人间蒸发；她想让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消失，让关于自己的一切都无迹可寻。因为我十分了解她，至少我认为我了解她，我觉得她一定找到了办法——不留一丝毛发、从这个世界消失的办法。

- 3 -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查看电子邮件，也查看信箱，但没有任何音讯。我经常写信给她，而她几乎从来不回复，这是她的习惯。她喜欢打电话，或是在我去那不勒斯时与我彻夜长谈。

我打开抽屉，还有用来保存各种小玩意儿的金属盒子。我其实没有很多东西，之前已经扔掉了许多，尤其是跟她有关的物品，这她也知道。我发现，我没有找到任何和她有关的东西，没有一张照片、纸条，或是小礼物。我自己都感到很吃惊。有没有可能那些年她什么也没给我留下？或者更糟的是，我不想保留任何和她相关的东西？这很有可能。

这次是我打电话给里诺，我很不情愿打电话给他。他没接家里的电话，也没有接手机。晚上方便的时候他回了电话，他说话的语气，有一种想让我难过的意图。

“我看你打过电话，你有消息吗？”

“没有，你有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他的话前言不搭后语。他说他想上电视，上那种关于失踪人

口的电视节目。他想借助电视台做一个声明，寻求母亲的原谅，祈求她回来。

我耐心地听着，然后问他：

“你有没有看她的衣柜？”

“看衣柜干什么？”

最明显的事情，他竟然都没有想到。

“赶紧去看看。”

他去看了，这才发现衣柜里什么都没有，找不到他母亲的任何一件衣服，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的，一件都不在了，只剩下几只旧衣架。我让他在房子里到处找一找，看能找到什么东西。她的鞋子都消失了；仅有的几本书也不见了；所有照片也消失了；电影影碟不在了。她的电脑消失了，包括那些过时的软盘，还有其他和电脑相关的东西。她可是一位电脑高手，六十年代末她就开始使用电脑，那时候还用中间有孔的磁盘。里诺十分惊讶。

我对他说：“你慢慢找，找到的时候，打电话告诉我，看能不能找到属于她的东西，哪怕是一根别针。”

第二天他就打电话过来，非常激动地说：

“我没找到任何东西。”

“什么都没有吗？”

“没有。她把自己从合影上剪了下来，包括我小时候和她照的照片。”

“你仔细找了吗？”

“整个屋子都翻遍了。”

“地下室也找了吗？”

“我刚才说了，我到处都找了。装文件的盒子也不见了，我知道盒子里放着出生证明、电话合同，还有缴水电费的收据。这

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是有人偷走了所有东西？他们在找什么呢？他们想从我和妈妈这里得到什么呢？”

我安慰他，让他放心，我说如果有人想要从他身上得到些什么东西，那是根本没有可能的事情。

“我能去你那儿待一阵子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求求你，我晚上睡不着。”

“那是你的事，里诺，我也无能为力。”

我挂了电话，他再打过来，我没有接，我坐在桌前。

我想这次莉拉还是像之前一样，有些过火了。

这次她夸大了“痕迹”在整体中的比重，在她六十六岁时，现在她不仅仅想自己消失——她还想把过往生活留下的一切都彻底抹去。

我非常生气。

我对自己说，我们看看，这次到底谁会赢。我打开电脑开始写我们的故事，包括所有细节，我脑子能想起的一切。

童年

| 堂·阿奇勒的故事 |